

榕荫漫记 ■毛立平

东街口的时光印记

上世纪70年代的风里,总裹着去省城福州的雀跃。那时的东街口,是童年记忆里最鲜亮的坐标——攥着父母给的五毛钱穿过人群,必直奔三处所在:东街口百货大楼、斜对面的邮政局,还有街角那家新华书店。

百货柜台里的塑料凉鞋、印着碎花的搪瓷缸,是彼时眼里的“稀罕物”,趴在柜台上踮脚张望,连售货员阿姨温和的笑意都记得真切;邮政局的报刊架前,油墨香混着纸张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总在架前磨蹭许久;而新华书店,是最让我流连的地方。木质门框上的“新华书店”四个字漆色沉稳,推门时“吱呀”一声轻响,像开启了一个文化殿堂。满室书香裹着旧纸张特有的湿润气息袭来,书架是深棕色的木质款,上面整齐排列着中外名著、少儿读物、科普书籍。我常常蹲在儿童读物区的地板上,捧着一套《水浒传》连环画看得入神,指尖摩挲着粗糙的纸页,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插画在眼前鲜活起来,连店员陈阿姨轻声提醒“别蹭脏书页,垫着这个看”都没听见——她递来一张牛皮纸,笑着帮我把手角抚平,那双

手带着油墨与纸张混合的气息,温和又亲切。后来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终于买下那套连环画,揣在怀里一路小跑,连鱼丸的香气都顾不上闻,只觉得怀里的书沉甸甸的,是独属于童年的珍宝。不远处是家鱼丸店,偶尔父亲会带我进店,一碗撒着葱花的鱼丸,热汤暖到心口。

1986年,我到福州农业银行南门兜分行工作,东街口成了我每日通勤的必经之路。清晨六点半,天刚蒙蒙亮,路边的早点摊已经冒起热气,阿婆推着的小车里,鼎边糊咕嘟冒泡,撒上虾米、葱花,香气能飘出半条街,偶尔买一碗边走边吃,暖乎乎的汤汁驱散了清晨的凉意。路上总能遇见熟络的同事,喊一声“早啊”,然后并肩前行,聊着昨晚的新闻、单位的琐事,脚步声与交谈声融进渐渐苏醒的街巷。路过新华书店时,常会特意放慢脚步,看店员们忙着擦拭书架、整理新书,晨光里他们的身影格外踏实。

午休时,我总爱溜进书店,直奔财经书籍区,翻一翻最新

的《金融研究》,指尖划过铅字,油墨香能驱散工作的疲惫。有时陈阿姨还在,会笑着问我“今天要不要找本专业书带回去?”她总能精准记得我关注的领域,偶尔还会预留一本刚到的新书。有一次准备职称考试,书店里相关的辅导资料紧缺,陈阿姨特意帮我从库房翻出一本库存,还细心地包上书皮,叮嘱我“好好看,考完记得还回来,后面还有人要借”。那份人与人之间的温厚情谊,连同书香一起,刻进了时光里。

傍晚下班,夕阳把东街口的建筑拉得长长的,立交桥上的车流如织,自行车铃“叮铃”作响,与公交车的报站声交织成热闹的交响。桥下的广告牌上,印着当时流行的喇叭裤、迪斯科磁带的海报,年轻男女穿着时髦的衣裳穿梭而过。我常在小摊买串糖葫芦,酸甜的山楂裹着晶莹的糖衣,咬一口嘎嘣脆,看着街灯次第亮起,把立交桥的轮廓勾勒得愈发清晰,心里满是踏实的烟火气。

再后来,城市的脚步越来越快,立交桥为了交通优化悄然拆除,东街口变得愈发

开阔。可不知从何时起,那家新华书店却渐渐从街角消失了——先是书架越来越稀疏,然后是一半空间改成了文具售卖区,最后一次路过时,“新华书店”的招牌已经被拆下,取而代之的是霓虹闪烁的奶茶店。如今每次路过这里,我总会下意识放慢脚步,目光在奶茶店的玻璃门上停留许久,仿佛还能透过冰冷的玻璃,看见当年深棕色的书架、阳光下的斑驳光影,看见陈阿姨低头整理书籍的身影。有一次忍不住伸手去触碰墙面,指尖传来的却是瓷砖的凉硬,与记忆里木质书架的温润截然不同,心里便涌起一阵空落落的怅惘。身旁的年轻人说说笑笑地捧着奶茶走过,他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弥漫着甜腻香气的角落,曾是一个孩子汲取知识的乐园。

如今的东街口依旧行人往来不绝,商超里人声鼎沸,邮政局的报刊架上虽仍有读物,却少了当年的热闹。时光流转,东街口变的是城市的面貌与生活的节奏,不变的是刻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百货柜台的鲜香,还有新华书店里那抹挥之不去的书香。

履痕觅芳 ■罗锦生

新疆的风景

从疏附县到喀什机场的途中,不仅赶上上班高峰期,还遇到修路,车辆只得走走停停。我向车窗外张望,当目光聚焦在天南维其克河大桥下时,发现这番停滞竟赐予我一道美景。

喀什的太阳,像个贪睡的顽童,总不肯循规蹈矩地早睡早起,便让这片土地的苏醒,也慢了半拍。时针早已滑过上午十时的刻度,那轮红日才懒洋洋地从杨树林的缝隙里探出头来,泼洒出漫天赤红的光晕,轻柔地笼罩住大地。脚下的原野出奇地平坦辽阔,恰似一方巨幅绒毯,向着远方绵绵不绝地延展。没有山峦遮蔽的天地间,阳光肆意倾泻,慷慨奔放,也让我这个久居群山环抱之地的人,豁然开阔了眼界。

车轮一动,道旁白杨便迎面而来。它们伫立在旷野之上,为辽阔的大地平添几许丰盈。若少了这白杨,天地未免空阔——行人会觉得寂寥,飞鸟也无枝可依。白杨的叶片早已由青转黄,离枝之期不远。唯有树干,愈发粗壮挺直,似在安慰将落的叶:莫忧我独对寒冬。

客车慢吞吞挪到天南维其克河大桥时,却又被前方的车流拦了去路。河水在桥的两侧铺展开来。平坦的河床像一位慈母,温柔挽住流水,任其缓缓前行。秋去冬来,高山冰雪覆盖,汇入河道的水流少了,可它清澈依旧,在日光下如明镜般,映射出点点金光,宛若一条绵长的金链嵌满碎钻,熠熠生辉。

河水日渐消瘦,河心的小岛与河滩却一寸寸“胖”了起来。滩上的一棵棵胡杨,也愈发显得醒目,仿佛正舒展着枝干,将一身风骨大大方方地展露。

我想起此前的一段旅途中,与一位广东游客邻座,她告诉我此行是专为胡杨林而来的。到胡杨林胜地“打卡”也是我憧憬已久的,可惜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眼前,河中的胡杨林无论是规模还是名气,与轮台塔里木胡杨林公园等热门打卡地都相差甚远,但单株的风姿却毫不逊色。满树尽披金甲,万千叶片宛如出自巧匠之手,被精心镶嵌在枝头,疏密有致,繁而不冗,艳而不俗。澄净的河水、黝黑的沃野、彤红的朝阳与之相映成趣,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画卷,令人沉醉不已。

粼粼河水昼夜不息地流淌,河心那片金黄的胡杨,远远望去,竟像是这条河满载璀璨流光——它是一条负重的河,更是一条盛装的河!只是那胡杨始终静立水中,纹丝不动。许是这金黄太过浓烈,连河水也载不动这满溢的色彩吧。载不动的金辉,终是融入了碧波,随流水缓缓铺展,好像一匹流动的金色锦缎。只需望上一眼,便邂逅了这动静相宜的景致。这一眼,恰似舀起一勺美景,瞬间便解了我对胡杨的惦念之渴。

我深知,四时流转,新疆的景致各有不同,而不同之中,又藏着相通韵致——那便是美!究竟有多美,又美在何处?我的脚步太小,走不尽辽阔的山川草原;我的目光太浅,装不下雄伟的高原雪山;我的言辞太拙,道不完壮丽的冰川湖泊。这曾让我遗憾无比。而眼前的景象让我释怀:新疆之美其实就像是一条浩瀚的河,取之不竭,赏之不尽。

悠悠往事 ■杨际岚

忆书坛名家吴乃光

榕城,冬日,清寒。人们依惜别吴乃光先生。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艺术家,走完了七十七载坦荡而绚烂的历程。他留下了力透纸背的气魄,磊落分明的人生。此际,人们追思的,既是一位建树卓越的书法大家,更是一种由独特生平淬炼、借笔墨显现的丰沛意蕴。

纵观数十载为人、为艺,吴乃光先生值得为世人所敬重。要领悟吴先生的艺术与为人,必须回到他那坚实而广阔的生命历程中。其人生轨迹,与新中国的历程紧密交织,其丰富阅历,远超一般书斋文人,成为他艺术最深厚的土壤。

吴乃光先生自幼受家庭熏陶,五岁起始习唐楷,后涉魏隶与行草,自此与书法艺术结下不解之缘。青年时代插队闽北十余载。其间曾驾驶卡车,行程逾百万里。这段与大地山河直接对话的经历,以及他曾两度远赴非洲参与援建工作的异域见闻,都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胸襟与视野,赋予了他对力量、平衡与开阔空间的切身感知,成为其日后形成雄健洒脱艺术风格的重要人生积淀。

这些看似与书法艺术相

去甚远的经历,恰恰塑造了他独特的生命气质。方向盘的掌控、万里路途的颠簸、仓库物资的调度、异国他乡的独处,都潜移默化地转化为他日后笔下那种浑厚、稳健、开阔且充满内在张力的特质。他的艺术养分,从未脱离生活的广袤大地。

基于深厚的人生底蕴,吴乃光先生的书法艺术走出了一条从扎实继承到大胆创造的卓越之路。他的传统功底极为深厚。从魏碑的雄强到隶书的古朴,再到行草的自由奔放,无不潜心琢磨。这份持之以恒的修炼,使他的作品早在中年时期就连续入选全国书法篆刻展等权威展览,并获得全国奖的肯定,确立了他在专业领域的公认地位。其书风以雄健洒脱、气势磅礴著称,尤擅擘窠大字,笔力千钧,观者无不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浩然之气。

然而,真正的卓越者永不故步自封。壮年的吴乃光,进行了一场惊动书坛的“变法”,将艺术探索推向“奇绝”之境。他大胆地以朱砂代墨,进行大幅榜书创作,在墨色的深邃背景上,以朱砂挥洒出震撼人心的文字。对他而言,朱砂已不

仅是颜色,更是精神与生命的象征,代表着赤诚、热烈与亘古的文化信念。这一极具个人标识的探索,使他超越了技术的层面,成为一位以笔墨材质直抒胸臆、对话时代的视觉哲人。这正是其澎湃的艺术生命力的有力证明。

吴乃光先生的艺术高度,最终源于其人格的高度。他的一生,完美诠释了“字如其人”。他的性情,以坦荡率真著称。在艺术界,他是众所周知的“直性子”,从不曲意逢迎,敢于直面问题,坦率表达独立见解。这份珍贵的“真”,源自他历经风雨后淬炼出的坚实内在准则。他将这份磊落全然倾注于笔端,使得他的书法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只有一派光明坦荡的气象。

吴乃光先生的为人,更充满重情洒脱的古风。有这么一则小事。当年,于福建省文联共事,他供职于省书法家协会,我执编《台港文学选刊》。碍于面子,平素从未开口向书画家朋友索要作品,他却主动为我书赠“澹泊明志”条幅。不久,我因故将此转赠一位多年好友。他得知后,不仅毫无芥蒂,

反而欣然再度泼墨,重书一幅相赠。事虽不大,却让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尤为推重的君子之风。他的洒脱,恰是重情谊的通透与温暖。

“大气”,是吴乃光先生的鲜明标识。“大气”,是一种融会贯通的生命状态。他将生平的风雨历练,化为艺术的浑厚气魄;又将为人的坦荡洒脱,铸成笔墨的铮铮风骨。独树一帜,卓尔不群。他的书艺与人品,水乳交融,共同构成了一个浑厚凝重的整体。他的一生启示人们:最高的艺术,终是人格的艺术;最动人的创造,必源于最真切的生命体验。他那如“时代山河”般的朱砂笔迹,以及那由波澜起伏的艺术人生所凝练的浩然意蕴,将长存于世,继续叩动后来者的心弦。



扫码可看
更多文章